

我叫爹的那个人

秋子红



村子里好多人看不起他，因为他穷。还因为，他本分、憨厚、老实。

别人锄地像是挠痒痒，队长在跟前一个样，队长不在跟前一个样。可他不。一柄锄头攥在手里，只知道咬牙弯腰汗流八瓣往地里使，哪管他脚下的地是队里的还是自家的。他有一句口头禅——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哩！

当年，我俊俏能干的母亲嫁给他，亲戚熟人都说他痴，笑他傻。可我母亲直到现在还常常眼里噙着泪花说，跟着这么个实心人过日子，一辈子活得心里安然、踏实。

他的身上终年弥漫一股青草和汗腥混合而成的特殊味儿。他是村里唯一一个喂了一辈子牲口的饲养员。我跟着他在队里饲养室那张热得能燎人屁股毛的土炕上睡。一觉被尿憋醒，揉揉惺忪的眼，总看见他在炕头就着煤油灯吧嗒吧嗒吃着老旱烟，一双眼睛静望着炕下牛圈里

他的儿女般听话的咔嚓咔嚓倒着沫的牛们。油灯昏黄的光晕里，牛站立槽头，一对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同样静静地望着他。牛默默，他无语。夜气袭人的饲养室外，满天星斗像仙女洒落在夜空的一颗颗蓝宝石，一声嘹亮的鸡啼，在远处的村庄里刚刚消失，又自更远处的村庄里此起彼伏四面响起……

那时，村里有句顺口溜说，猪哭呢牛笑呢饲养员偷料呢。在人们心目中，大概饲养员偷料是老天爷也没办法的事，但他却是例外。我们家猪圈里的猪常年吃着我们从田野上拔回的猪草，瘦得都快成精了。有人看不过眼，有意无意暗示着他。谁知，他听后，却一本正经对那人说：“牛马虽说不说话，可都长着眼呢！”那人见他的榆木脑袋这么不开窍，苦笑着摇摇头，走了。

他穷，可他有着这个世界上穷人最硬的骨头。

村里的地哗啦啦一下子全划给每家每户了，他是多么高兴啊！对于故乡那片能长出黄亮亮的玉米、金灿灿麦子的土地，他像他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一样，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贪婪和热爱！种了自己家的不说，村里那些偏远碗薄别人不愿种的坎坎边角地，他像捡着宝贝疙瘩似的种

了玉米又种上了麦子。一到麦子熟了，几乎每个清晨，他都在磨镰。每个黄昏，他来回回走在地头，看着那些在他的目光里生长、摇曳了大半的麦子，那份热切那种渴望，就像许多年后，我第一次去约会一位美丽可爱的姑娘！

许多年，无论我走多远，麦熟时我都要赶回家，和他一起站在田野里，收割那一片金灿灿的麦子。我是他的儿子，更像他一样，是故乡那片土地的儿子，是那片土地上年年生长的金灿灿的麦子的儿子！

与他一起收割麦子，整天整天，你根本听不见他说一句话。只听见镰刀触着麦秆清脆的窸窣声，只听见阳光毒辣辣的光芒里麦穗上麦粒细碎的爆裂声，只看见一片片麦子扑簌簌倒在他的怀抱里。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土地亘古如斯的语言，是否就是他的话？起初，是弯着腰割麦子；后来，是半跪着割麦子；再后来，他几乎是匍匐着身子，收割那一片他耕了一生的麦子！劳动，对于像他那样的劳动者来说，绝对不是作家诗人所歌颂的一种欢乐，一种荣耀，一种幸福！劳动，对于像他那样的劳动者来说，是一种肉体 and 心灵的痛！

总以为，那一声“爹——”，我可以

用故乡的方言，亲热地叫一生。可他，在我毫无防备时匆匆地走了。最初只是常说肚子难受，几次要他去医院，他说熬一熬就过去了。他的一生，都是这样熬过来的。后来，去医院检查，已是肠癌晚期。瞒着他做完手术，手术完一周后，望着病床上厚厚的催费单，他说，娃，咱回吧，生死人人都有。他留给儿女的，没有丰厚的遗产，没有显赫的荣誉，没有华屋美宅，他所能留给儿女的，只有他自己！

回家一个月后，他静静地走了。这一生，我从没流过那么多的泪，我将我一生最炙热最清澈的泪，都流给了他。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流泪？我为他流泪，又仿佛为自己流泪，为故乡那片土地上所有像他一样的人流泪，为故乡那片古老无垠的土地流泪。他的一生，是故乡田野上一头牛的一生，是一柄锄、一把镰、一具犁的一生，是一颗玉米、一颗麦子的

一生，是田野深处枝枝杈杈、疙疙瘩瘩、坎坎坷坷的一条土路的一生……他去世的那天，是个秋天。故乡田野上，一大片一大片麦子，又一年从黄土中露出它们鹅黄嫩绿的幼芽。麦子啊麦子，是这世界上他一生最热爱的植物！

山夜写稿，不觉间，弯月横斜，雪光晶明，寒气拂面使我寂寞，但亦觉清醒。立冬后，身体状况倒好起来，每日竟能写千字。近年冬上，我都疏于作小说，对散文却兴致勃勃。小文怡情，最养神色，写时移情忘忧，写不下去时，站立窗前，搓手望远，林披雪衣，万山浮白。

求学时，多读西方典籍，极少涉足中国诗文，心远志高，想作小说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以留后世。扑腾几年，才知小说难作，好小说更是可遇不可求。需天时地利人和皆备，或能有也，但何时达此境？答曰：只有鬼知道。于是放缓节奏，松弛神经，闲翻古书，闲情安性，不想一头扎入，醉在其中，十头牛也无法拉出。越读越知其味，越读越知古人之超凡。

不由想到语言问题，从前只觉语言华美绵密即好，不懂古拙，不知秀劲，算是走了不少弯路。当今文学，崇尚贴近现实，但我有一思：千百年后，时过境迁，后人重新检阅今之文学，是据其故事，还是揣摩其语言？

二

月下读书，傍依山林，清泉潺潺，最引诗情。想东坡当年，也是醉卧高岗，持卷对月，觅得一份幽清。张岱舟中观月，醉梦相杂，月上岂无诗书？古人读书，却忘情山水，与草木鱼虫相融，卷内体味言语之妙，卷外触景尽吐性情。

前日半夜忽醒，睡眼惺忪，万分悲痛，心中如压巨石，如淤黄泥，沮丧不已。此般情形，已出现多次，但不知何因。其时暖气尚未供应，屋里如冰窖，只好裹紧棉被，躺在床上读书。灯下，再读韩愈《祭十二郎文》。

每读此文，深感心底凄恻，悲不能言。尤至“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死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于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不由得头皮发麻，脊背生风，字字带泪，句句悲咽，情真意远，怆然涕下。

短短千字，不多一言，不少一字，却描尽人事。而今天，因杂志需要、稿费提升等因，作家们的散文是越来越长，少则数千，多则几万，洋洋洒洒，猛看气势如虹，文辞华美，然细品则真情几重？真言有几？

好文章，当以真见心，有话则说，无话则止。所谓文短气长。

三

成专业作家后，极多人羡慕我，起始我不解，后来想，他们关注的其实是我是否坐班的问题。以为既是专业身份，就不受约束，不用坐班，自由自在，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想作甚就作甚，时间都归自己，云游四海，把酒言欢，纵情山水。暂不谈我常坐班的事实，纵然不坐，专业作家就那般轻松？试想，若你常在外面逍遥，年底却拿不出作品，你还能接着逍遥下去？若你是有大抱负的作家，恐怕早急得屁股底下着火火了。专业作家是背石者，看似面容舒缓，实则心里装事，负重前行。写少，愧对岗位；写坏，愧对读者；写偏，愧对出版业。因而专业作家唯有一个志向，即是：写多，写精，写好。

四

文当以言忧，此为文之根本。此忧为何？我以为，应舍括现实之忧，历史之忧，人性之忧，自然之忧。忧之，才能有反思，有异见，就需直视、正视。斜视则虚，必失真。太阳底下无新事，比发现新事更要紧的，是真实地面对旧事。言忧，并非是让作家伪造愁苦，非情绪之忧，而是进入忧之状态，以有忧之视角和忧之表现。我观身边作家，多有言喜之好，喃喃腔调下，莺歌燕舞，一派祥和之相，尽为颂声。这难道不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吗？

五

午后枕书睡去，鸟声萦绕，醒时已是傍晚，树枝在窗前摇曳，山露寒色，林木暗淡。虽醒未醒，沉沉昏昏，神志恍惚，似在田野游荡。忽见一石狮子，高近一丈，阔口怒目，利齿森森，不时咆哮，我躲在树后，大气不出，不敢直视。它时而而在麦田里狂奔，凶猛非凡；时而登上白云，俯视关中；时而卧在空旷地带，朝四野观望。趁它睡去，我朝大路小跑，却听身后吼声如雷，石狮子朝我扑来，我一惊，猛然坐起，倍感悵惘。重拿起身旁的《闲情偶寄》读起来，忽想，庄周曾梦蝶，我今却梦狮子，再想，此石狮子曾相识，定在哪里见过，坐定沉思，记起顺陵狮，其貌其态，完全一致，原来是一唐狮，不禁莞尔一笑。

六

拿到新出的散文集，默然许久。重翻，既亲切，又陌生。写这些文章时，未过三十，凭借的多是真性情和激情，行走荒野，踏察古迹，寄情山林，每有新感受，就忙记在本上，至歪扭扭，不甚齐整。均为心中所发，不曾虚说乱写，不曾网集旧典，借马影富。只言我心，只录我察，只抒我情。

情虽真切，但我并不满足。散文不能只靠真情。得求变，求新，求拙，得师古，向前人看齐。以前忽视了这点，每感胸中憋闷，就抓笔疾书，如今看来，那好比井底之蛙，观天一角，学养匮乏，不过还不算晚。

师古并不容易，得沉下心，查资料，阅万卷。每有浮躁心，总会想起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近来将自己封于山中，吃茶读书，观山写作，不见生人，不参与活动，渐有了田园心，才理解了寂寞乃是创作的本质，远名利，近山林，文章千古事，笔下定乾坤。

商洛山

(总第2583期)

刊头摄影 姜保信



穿过小街

王夏夏

穿过小街，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月的芳菲，盈盈而过
古老的墙上，涂满奔跑的绿苔
樱桃树下，老人的棋子
惊飞满树的花瓣
却捡不回墙外的过往

少年，踏着脚尖
来来往往
几棵草，在青石板和水泥之间
探头探脑
没有杂质的笑声，碰落
小卖店橱窗里的辣条
五彩的画笔排列整齐

小街上的天空真蓝
我可以画些什么吗？
陈旧的门板，静立千年
门背后藏着多少曾经的青春
小街每天都有新鲜事吧
要不，一只狗狗
何以走个没完没了

小街很短，很容易走过
像青春
曾经的樱花
依然在开
曾经的小树
已经老态龙钟

榆钱闹春

彭小宁

春光作序，万物和鸣。桃花开了、杏花艳了、海棠红了、南归的燕子到了……那棵久经风雨、见证着村落荣辱兴衰的老榆树也不甘落后，生出一枝枝、一串串绿生生、黄灿灿、闹嚷嚷的榆钱。

记忆中，这棵老榆树就在村后的卯梁上。每每经过，总感觉它几十年来从未有过太大变化，那扭扭歪歪的身体还是初识时的模样，丑丑的、憨憨的。又觉得它一直都在改变，枝丫多了，树杈粗了，串在枝头上的榆钱一年比一年密，今年更不例外，一嘟噜一嘟噜的榆钱，正在春风中逍遥地沐浴着阳光。

“麦饭何妨荐寒食，榆钱无不济贫家”。困难时期，农村人大多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徘徊，填饱肚子成了当务之急。尤其是在这个青黄不接的三四月间，一年的口粮眼看见底了。荒春上，各种应季可食的野菜如荠荠菜、酸酸菜、椿芽、榆钱等冒了出来，它们见风就长，挤挤挨挨，填补着岁月的苦涩。榆钱就是其中最为抢手的一种食材，刚刚长出的榆钱绿中见黄，黄中透绿。脆甜绵软，清香爽口，中间稍鼓，边缘微薄，形似古铜钱，因与“余钱”谐音，寓意吉祥富足，因此便有了这个富贵名字。

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让全家人吃饱肚子便成了母亲每日的重要任务。榆钱成串时，母亲带领我们去摘榆钱。一架木梯、几个竹筐，母亲如同一位首领，走在前面。支撑好木梯，她挎起竹篮，沿着梯子轻松地攀上高高的树枝，无需费多少气力，就能将到榆钱。母亲将榆钱时，也会顺便将一把送进嘴里，她说生吃榆钱甜甜的，还带有一种黏黏的感觉。看

着母亲和姐姐哥哥吃得尽兴，我也禁不住好奇捏起一小撮放进嘴里，但无论怎么咀嚼，也尝不出如母亲所说的那份香甜，只觉得黏糊糊的，有一种青草的涩味。

榆钱在春风的洗礼下，愈发显得鲜嫩喜人。不大工夫，收获就摆在眼前。母亲把榆钱一点一点择干净，然后一遍一遍用清水冲洗。洗净后的榆钱，母亲用来烙榆钱饼和熬榆钱粥。我比较喜欢吃榆钱饼，因为它里面掺和着少量小麦面。其实，我更喜欢吃榆钱饼粘到锅上的那层锅巴，香气扑鼻，当中还镶嵌着几片碧绿的榆钱，咬到嘴里嘎嘣脆。榆钱粥的模样很漂亮，金黄色的玉米粥里掺杂着刺刺的榆钱，在热气的氤氲下，玉米的甜糯和榆钱的清香随着热气四处飘散，让人不禁胃口大开，但喝到嘴里还是有一种涩涩、酸酸难以下咽的感觉。

人随春好，春与人宜。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在吃腻了大鱼大肉、精米细面后，又流行起吃素食和粗粮来，那些曾经让人难以咽下的野菜又成了餐桌上的新宠。榆钱作为一种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再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吃榆钱饼、喝榆钱粥成为一种时尚。

再见老榆树，激活了我几近忘却的记忆。丑丑憨憨的榆树，没有因为土壤的贫瘠而心生抱怨，也没有因为不被重视而黯然神伤，反而愈长愈精神、愈长愈顽强。年年春至年年孕育，年年奉献着自己的朴实与执着。那随风飘落的每一枚榆钱都会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滋生出一份新的希望。它是一种植物，同时也是大自然的一种馈赠，一段关于春天的故事……

诗潮